

第
四
章

月
波
呢
喃
响
棗
廊

一 吴宫红杏

周敬王三十二年，吴王夫差历时三年，耗费民力无数的姑苏台终于建成。

香风阵阵，鼓乐声声，一对对龙旌凤旗、雉羽宫扇开道，夫差和他的王后许姒走在队伍中间，身后是一把曲柄九龙金黄伞，一群内侍宫女紧随其后，手捧香巾、绣帕、漱盂之物跟随其后，浩浩荡荡地来到了姑苏台。

“大王请看，这就是越国勾践进贡的‘神木’。这次还真是多亏了他们贡献，不然又怎能造成如此壮观的高台，弘扬大王的恩德，向列国诸侯展示我大吴国雄厚的国力呢？”伯嚭不失时机地向夫差进言。

“这样的‘神木’应该生在我们吴国，怎么能生在越国呢？”伯嚭的马屁拍到了马蹄上。

“越地已尽属大王，勾践早纳贡称臣，有他们替大王分忧解愁，岂不是省掉了大王许多烦恼。大王国事繁忙，又怎能为这些小事分心劳神呢？”

“太宰，听说这次建造姑苏台，有不少民工死于劳累困顿，可有此事？”许姒见宫阙雄伟、气象巍峨，也赞叹不已，但一想到耗费大量人力、财力建成这样的娱兴之所，心中总觉有些不妥。

“爱妃，你看那就是我们的宫殿。在下面看到还过得去，在姑苏台上一看，可真是寒碜简陋，又矮又破。”夫差凭栏观望，感慨

不已。“爱妃，你看那就是姑苏城的东门，你看清门上那条大蛇没有？那还是先王所造，蛇头拜伏朝内，以示越之臣服于吴也！先王的遗愿，寡人已经实现了！”夫差手扶宝剑，意气风发，轻轻地拍着白玉栏杆。“率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我要让吴国的江山社稷永享福祉，要让吴国的宗庙延绵千秋。”

许姒的表情灿烂耀眼，有这样一位英武的丈夫，雄才大略，经天济世，加之对自己恩宠有加，体贴入微，她还有何求？

“臣妾但求大王江山永固，春秋高寿，愿与大王共享太平之乐。”

“愿吾主永享太平！”众臣也跪地叩首，三呼万岁，伯嚭更是把头磕得山响。只有伍子胥像只倨傲的公鸡浅施一礼之后，便梗着脖子看着众人虔诚地表达忠心。

“歌舞伺候！”伯嚭滑稽地从跪式变成站式，油头粉面地拍了拍手掌。

五队舞女分别穿着娇黄、大红、浅绿、天蓝、雪白的舞衣冉冉而入，分花扬柳，挤满了整个舞池，芙蓉笑脸，细柳纤腰荡漾在大殿里。舞女班头鼓点一敲，乐声顿响，歌声扬扬洒洒，唳唳清脆，宛如娇鸟弄舌啼春。各色舞队变化出千姿百态，翠动珠摇，红飞绿舞，芳香四溢。

“艳丽之极，华贵之极，可惜没甚新意。不过也很难得了，赐每人美酿一杯，彩帛一匹。”夫差举杯向群臣致意，一副君臣共乐的太平君主派头。众臣纷纷举杯谢恩，酒香混着姑娘们的香粉脂气汹涌澎湃。许姒悄悄地离开了座位，避到一边，她不愿意在此妨碍君臣同乐，群臣尽兴欢娱。

许姒的裙角刚转过殿后的琉璃屏风，伯嚭又闪出了班列。

“下臣还有更好的歌舞献上。”

“太宰可真会故弄玄虚，吊大家的胃口，君臣同乐，但求尽兴，不管有味无味，只管上来就行了。”

伯聃向乐师挥了挥手，轻佻的音乐靡靡而起，缥缈流荡；一队身穿薄纱的舞女缓缓地走进大殿，风流婀娜，恣肆地展现着妩媚的娇躯。一位肚脐上镶着一颗大宝石的舞女在夫差面前抖动着，卖弄风骚，透明的胸衣淋漓尽致地暴露无遗。

夫差的眉头有点发紧，太阳穴也有点胀痛，用玉箸敲了敲面前的杯子，乐声戛然而止，舞妇僵在夫差面前，丰臀夸张地后撅，玉胸顽强地向前挺拔，既滑稽又煽情。

“太宰，这些郑卫之音以后不能再登大雅之堂，会被诸侯耻笑的。”夫差的语气透着不满和告诫。

“臣罪在不赦，罪在不赦，都是这帮淫娃荡女，屈解臣意。”伯聃跪地请罪，捣头如蒜。

“太宰对寡人一片忠心，我心里有数，只是这帮歌女也太……”夫差不好再说，换了一个话题，这也是郑卫之女的风格和特点，与太宰无关，以后郑卫诸国进献的美女一律不收，倒是越国山川灵秀，既生‘神木’，也应该有绝等美色，太宰倒可以多为寡人留心一下。”

“为臣马上去办，马上照办。”

“越国使臣范蠡求见！”

“越国使臣范蠡求见！”

内侍们的声音此起彼伏，越来越响，从姑苏台下飘了上来。

“哦！来得倒挺巧，传旨让他上来，寡人已有很久没见过这位越国大夫了！”夫差有一种怀旧的感慨，他当然也知道，没有一个

越国使臣会空着手来见他，他很想知道范蠡这次给他带来了什么奇珍异宝。

“范蠡”两个字惊醒了似睡非睡的伍子胥，像猎狗要扑出凶狠一击之前一样竖起了腰杆，眼睛里燃烧着突遇劲敌，欲殊死一搏的激情和冲动。

吴国君臣又见到了阔别三载的越国大夫范蠡。他坦坦荡荡地站在姑苏台上的堆金砌玉之间，面部没有任何表情，就像你不透一块花岗岩是悲还是喜一样，但他的礼仪是无可挑剔的，一跪到地，行的是最庄重、最敬畏的叩首礼，头深深地俯在撑在地上的两只手上，停了一会儿，才慢悠悠地抬起来。

“东海罪臣勾践闻知大王后宫乏人，遍寻全越，得绝色美女二人，派我送至吴国献上。若大王不嫌鄙陋，乞大王纳之，以供执箕帚、奉巾栉，侍枕席之用。代我主陪侍大王，以报吴国大恩。”范蠡毕恭毕敬，神态庄重大方。言毕，将勾践亲笔写的国书奉上，殿下侍卫之人把帛书递给夫差，夫差在龙案上抖开帛书，与范蠡所说无差，只不过言辞更为谦恭和敬服。

“难得你主一片忠心，请替寡人回谢。”夫差又赏赐了勾践一些物品，无非是珠宝古玩，金银玉器之类。范蠡再拜谢恩。

“范大夫别来无恙，依旧光采照人，风度翩翩。”办完了公事，夫差很轻松地 and 范蠡闲谈。他对这位越国大夫颇有好感。范蠡陪勾践在越国苦捱时，一日陪侍勾践及其夫人端坐于马廄之中，恰被吴王看见，后来吴王对群臣说：“勾践不过是一小国之君，范蠡不过是一介书生，但在穷困绝厄的地方，仍然存着君臣之礼、夫妇之仪，寡人心甚敬之。为臣者亦将效法于范蠡。”

“托大王的福，鄙国国君寻访到二位绝色女子，是不是先请

大王一睹为快。”范蠡永远是不紧不慢、舒缓自如的。

“绝色女子!哈哈,寡人见得多了,可从未感觉到有什么奇绝之处。希望大夫这次不要再让寡人失望,怕就怕这绝色女子让寡人绝望。”夫差哈哈大笑,吴国群臣脸上也陪出笑意,笑意融融,笑容可掬。只有伍子胥冰雕泥塑、正襟危坐,一言不发,看来越国的勾践、范蠡也没有什么新鲜的招数了,用这等拙劣的伎俩,我主夫差雄才大略,又岂是几个女人能拴得住的。他一时到很想见见这两位绝色美女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物。

玉珮叮当作响,纱裙曳地有声,两位越国女子出现在姑苏台上,拾阶而上,飘然粲然。一弯新月升上了湛蓝无垠的夜空,一抹红日从海面露出头来。

“哐啷”一声,一位吴国大臣手中的杯盏失手落地,金玉交鸣,声音沸沸扬扬地在空寂得如同戈壁荒原的吴宫里蔓延。

夫差觉得嗓子有点发干,好像有什么东西堵在里面,他想清一下喉咙,又觉得太失身份,手脚好像都放错了地方,别别扭扭,总觉得不对劲。他威严地挺直了腰杆。

“下面两位女子可是越国进献给寡人的?”夫差的声音有点发涩,好像利器在锅底来回刮擦。

“民女西施拜见大王!”

“民女郑旦拜见大王!”

从石缝中流出的清泉滴答在千年的深潭之中,一叶新芽吐出纵横盘错的枯藤之上,滋润了夫差刮过的铁锅,吴国君臣耳边一片天籁之音,丝丝缕缕,不绝于耳。

“西施!”夫差沉思着,“郑旦”,他反复念叨着这两个名字,似乎想用声音把这两个名字镂刻在姑苏台上的玉柱上。

“西施!”夫差遥远的记忆中尘封的角落豁然闪过一丝亮光，睡熟的秋蚕慢慢苏醒，柔柔地蠕动着。千年万世以前这双眼睛也曾注视过他，也是这样不动声色，锐利如锋，一直扎到心窝。记忆像一滴挂在荷叶上的露珠，摇摇欲坠，露珠与荷叶间的联系越来越少，出现一个瓶颈一样的连接，瓶颈以下越坠越重，瓶颈神经质地抖了一下，露珠下坠了，记忆也断路了。

“西施，寡人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你，不过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夫差虽然觉得这个问题有失身份，但还是毫不犹豫地当着众大臣提了出来，他不想让若有似无的记忆折磨自己。

“民女六年前曾在椒山向大王谢过恩。”西施落落大方地看着夫差，就像她当年恳求夫差发还父亲的尸体时一样。

椒山，那是夫差生命中最辉煌的时刻，也是吴国历史上的亮点，他的霸业就是从椒山开始的。他当然想起了那个可爱而纤弱的小丫头。他本来是要把上万越国人的尸首焚尸扬灰，叫他们万劫不能复生，要让他们的骨灰去肥沃吴国的田野。但小姑娘柔柔地消解了他的仇恨和报复，诸侯赞美他的仁慈，周天子还专为他的善举赐给他一辆缀满孔雀毛的四轮马车。他知道自己并不仁慈，并不心善，那是一位想成就霸业的男人的大敌，但他却答应了小姑娘的要求，为什么？他自己也说不上。反正是那个小姑娘站在他面前，他就觉得不答应就特别愧疚，不答应就是不行。

六年过去了，小姑娘已长大了，亭亭玉立地站在他的宫中，她是臣服国家的奉献，她的一切都是他的，他甚至嗅到了她血液中涌动的年轻和美丽。这是上天对他当时善举的一种报应吗？

夫差双手扶在案上，两眼定定地注视着西施，进入了谵忘的境界，嘴角微微地翕动着，发出谁也不明白的音节。

“请大王笑纳！”范蠡的话使夫差意识到自己的失态。范蠡的话很刺耳，这样的女子不是普通的人或者物品，是精华、精灵、精萃。夫差不满地看了一眼亵渎神圣的范蠡，他仍然面无表情，无动于衷。夫差心中闪过一丝怜悯：可怜的人哪！连这样的美你都欣赏不到，你的生命还有什么价值？还有什么意义？他又有一份愧疚，是在吴国受苦的那些日子把这位风流少年折磨得麻木不仁的，越国君臣都成了没有思想的臣服不二的奴仆。这样的奴仆太让主人放心，太让主人满意了！

“大王，这两位女子熟谙歌舞，精于音律，大王不妨一试。”范蠡仍在热心地介绍自己的贡品，讲解她们的各项特长。

西施的粼粼眼波掠过范蠡，他的五官有些变形，被吴宫里的珠光宝气照得支离破碎。他是我的情人吗？怎么陌生得像一个路人，我就是为了他才来到这富丽堂皇的宫殿里吗？还是这华贵的宫殿本身就在诱惑我？唉！我又怎能怪他呢！他的心里也不会好受，在那冷静得近乎冷酷的花岗石下面有一颗心正在煎熬。一刹那间，西施觉得自己好无奈，好无助，置身于雕梁画栋的姑苏台上，在吴国君臣的虎视眈眈之下，如身陷无垠的荒漠，旁边闪着饿狼莹蓝的眼珠。尤其是那个鹰钩鼻的老头儿，满眼的狐疑和鄙薄，一定是伍子胥无疑了。

“西施，如果你会歌舞的话，倒不妨表演一下，为大家助助兴。”夫差也想看一看这位美人的内涵，她该不是虚有其表吧！

“请问大王爱听什么样的曲子？”婉转、圆润的吴语本身就是一曲妙不可言、余音袅袅的精致小曲。

好一口悦耳的吴语！吴王和众臣暗暗称奇。“寡人征齐方回，你能弹一曲以庆凯旋，歌唱盛世升平之景吗？”夫差的兴致很好，

命乐师取来了吴宫中珍藏的“焦尾古琴”。

西施粲然一笑，敛衽整肃地在琴边坐下，一点猩红的丹蔻在琴弦上轻轻一拨，就像天地鸿蒙之初的第一击声响，琴声渐起，但闻宫商齐鸣，角徵交响，时而铿锵，时而呜咽，时而如疾风暴雨，时而如行云流水，按节起身，顿挫抑扬。十指玉葱轻轻地抚在吴国君臣的心上，熨帖得他们舒舒服服，连伍子胥苍老的心中也照见了一缕阳光，眼前又出现了他年轻时征伐四方，威震诸侯的惨烈和神武。当时他还年轻，得遇明主，挥斥方遒，英雄气长。

一个念头忽然强烈地占据了伍子胥的心头，不行！此女万万不可留在吴宫，她会把姑苏台变成第二个鹿台，变成纣王的酒池。勾践这一招太恶毒了！恶毒在用西施这个天然尤物来做香饵。吴王已经把头支在手上，侧耳细听，满脸都写着如醉如痴。伍子胥眼前出现了扰乱夏桀天下的妹喜，闻到了姐己为纣王设置的炮烙酷刑的血腥。这个女子太可人了，谁能保证夫差不会糊涂得像本朝的周幽王了博褒姒一笑干出烽火戏诸侯的荒唐事，最后死于犬戎之手。不行，此女万万不可留，范蠡正在得意地闻笑，伍子胥能闻到他内心的喜悦，他会带着成千上万披坚执锐的越国甲士杀回姑苏城。

西施琴音一转，江水倒流，只觉悲切难抑，凄苦不已，如哀如怨，如泣如诉，仔细听来，似有《式微》之叹，《黍离》之悲。

“停！”伍子胥一声断喝，止住了西施的琴音。

“大王让此女演奏得胜奏凯之歌，她却奏出像《黍离》这样的亡国之音，分明有怨恨之意。范蠡奉献此女，欺君罔上，有连坐之罪，臣请大王诛杀两人，以正朝纲。”伍子胥慷慨陈辞，他要把吴国的祸根铲除在未成气候之前。

“相国言之有理。西施，你为何要弹此不祥之音，莫非你对寡人心怀怨恨不成？”夫差和颜悦色地问西施，在他脸上找不出一丝要杀人的前兆。

范蠡心中松了一口气。

“忘本亡越之民，只配奏亡国之音。若弹激昂慷慨的奋进之曲，又怎能显出对大王的臣服之心？小女子六年前就沐过大王的仁德，又怎敢生一丝怨恨之意。”西施简直不敢相信这如行云流水的肉麻之话竟然不加思索地从嘴里吐出。

西施又朝伍子胥一揖到地。

“民女触犯相国，还请相国恕罪。”

范蠡暗暗称绝。

伍子胥心中叫苦，吴王的心中是容不下这一揖的，他会为这一揖忌恨自己的。自己精心设置的罗网就这样破碎了，残网碎布反而将自己死缠住了。第一个回合的较量，自己已经失败了，他又有了站在楚平王墓前要掘墓鞭尸的那种冲动了。

“相国对西施的回答是否满意？”半是调侃，半是嘲讽；不阴不阳，不冷不热，吴国群臣都听出了夫差的弦外之音。

伍子胥也听出了吴王的嘲讽和不满。我是二世老臣，吴国的江山有我的一半，要不是我在先王面前力保，你夫差今天还能坐在这里吗？想到这儿，他起身离席，来到吴王面前。

“臣闻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夏桀宠爱妹喜而亡，殷纣宠爱妲己而身死国灭，周幽王为褒姒而失信天下，遂有东迁之耻。今大王接纳越国美女，其后必有祸殃，万望大王三思。”

听着伍子胥如数家珍地谈到亡国灭主的女人，郑旦的脸有些微红，伍子胥并非凭空澜言，西施轻轻地拉了一下她的衣袖，

儿时在家淘气受罚时，每当郑旦害怕认错时，西施也常在身后拽她衣袖。她看了一下西施，轻轻点了一下头，嘴唇动了几下，西施从嘴型上读出她说的是“我没事”。

“伍子胥，你太过分了！夏桀、殷纣乃亡国之主，你用他们来比大王，不知何意，这才是真正的亡国之音。”伯嚭是不会放过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的，谁让你伍子胥不知进退，非要往刀头上撞。

“贤士国之宝，美女国之咎。越王进献美女，欲在使大王沉湎酒色，荒废朝政，我王快快遣返这些美女，免遭亡国之难。”伍子胥须发皆立，目眦尽裂，几乎是在咆哮，伯嚭的话无异是火上浇油。

“我听说越王日夜提醒自己不忘前耻，夏被毛裘，冬御薄衾，手下聚集效死之人无数，又礼贤下士，行仁听谏。此人不死，吴国将永无宁日。”说到伤心处，伍子胥忍不住泪流纵横，一片赤诚。

“相国是先王老臣，请不必如此激动，多多保重身体！”夫差尽力压下心里熊熊燃烧的愤怒。精疲力竭的猎人到底没有制服拼命挣扎的猛兽，君王出笼的愤怒吞噬着一切。

“相国三番五次进谗，诬指勾践图谋不轨，证据何在？”夫差双手直直地扶在御案上，随时可能拍案而起。

“食色，性也。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勾践得此绝色，自己不敢享用，献与寡人，足以证明他对吴国没有二心。”夫差顿了一顿，看了看站在一边的两位美人，她们低头不语，恍如受了委屈的小姑娘。

“相国既为人臣，理当尽忠事主。可你却当着越国下邦使臣的面在朝廷上侮辱抢白寡人，不知将君臣之礼置于何处？又有哪

一点合于礼仪？”夫差一击重捶，御案上的杯盘震荡作响，渲泄出他的愤怒。

“伍子胥，你还不赶快向大王赔礼认罪？”伯濛总是在最恰当的机会出现。

夫差觉得自己言语太重了，这是他第一次当众对伍子胥发火，毕竟他是先朝元老，又册立有功。他想了想，给自己斟了一杯酒，稳定了一下情绪。

“既然相国口口声声说勾践进献美女，居心不良，或许有点道理，让我们来问一问这两位女子。”

伍子胥负气地“哼”了一声。

西施、郑旦抬起了头，正巧迎住吴王阴沉的目光。

范蠡的手心有点湿润，粘粘乎乎的，很不舒服，他轻轻地把手在衣袖里蹭了一蹭，粘粘乎乎的感觉怎么也擦不掉，他设想到了种种情况，但就是没有设想到这种情况；他按照常理估计了种种可能，但没想到旁枝逸出，夫差会突发异想。人算不如天算，成败在天哪！他在心里暗暗嘀咕。

“西施、郑旦，寡人问你们，你们是自愿前来侍候寡人，还是勾践强迫你们来的？他有没有对你们交待过什么？”

“我是越王用千金聘礼聘来的，我是自愿到吴国来的。”郑旦从容地回答，她确实确实是自愿来的，因为她不放心西施这个小妹妹。郑旦的神态里有一丝让夫差迷茫的东西，这个女子的绝色之下似乎掩藏着更深的东西。她很合他的口味，丰腴娇羞，聪明而不张扬，沉静得如同深不可测的古井。夫差有了一种要把她的娇弱攫为己有的渴望。郑旦感觉到他目光的灼烤，低低地垂下头，象牙般的脖颈迷茫了夫差的注视。

“勾践有没有对你们交待过什么？”

“当然有所交待。”西施的回答让范蠡和所有人都大吃一惊。最后一夜的缠绵中，西施躺在他的怀里，曾说了一句让他心惊肉跳的话，“范郎，也许我会恨你，恨你一辈子！”她的口气绝对是认真的。

“他交待过什么？”

“他要我们姐妹好好侍候大王，替他向大王尽忠；要我们不要牵挂家里的亲人，他会替我们照顾好的。”

“那你是自愿来的吗？”夫差兴致勃勃地看着西施伶牙俐齿的小嘴。

“不是！”

举座皆惊。

“来之前我就想到过会有人骂我是红颜祸水，说我狐媚惑主；更怕有人说大王贪恋女色，荒乱朝纲。”西施满脸的委屈和辛酸，一副楚楚可怜的娇憨相。

这女子呼风唤雨，极会来事，更兼天生丽质，看来吴国是非毁在她手里不可了，伍子胥内心发出一声哀鸣，涌上了一层烈士暮年的悲凉。

夫差笑得骄傲而矜持，他为自己找到一个解决难题的方法而高兴，一团乱麻被理顺了，冥顽不化的老相国已无话可说，他是忠心耿耿的，但他太落伍、太过时了。

“寡人决意收留美人在宫，卿等勿复再谏。”夫差把酒杯重重往桌上一顿，酒溅到手上，他也浑然不觉。

夫差不是个寡恩薄义的人，他把越国的其它贡品分给众臣。君恩浩荡，伍子胥也分得了可观的一份。但对那堆东西，他连眼

皮眨也没眨。

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

夫差脸上现出几份懈怠和疲倦，马上就要曲终人散。两名宦者向西施走来，要请她入宫，郑旦也同时被两位宦者扶住了臂膀。

就在宦官的手碰到西施的一刹那，她夸张地大叫了一声：

“我不！”

语惊四座。

西施把自己吓坏了，她想不到心底的呼唤竟会毫无顾忌地脱口而出，有意还是无意，她自己都说不清楚。她忧喜参半地向范蠡投去一瞥。喜的是，能在心上人面前表明心迹；忧的是这场闹剧怎么收场。

“大王，妾心一片坦荡，愿以死在大王面前表明心迹。”西施一头向大殿中的玉石柱子撞去。两名宦者急忙拖住。

“好好照顾两位美人。”夫差扫兴地挥了挥手，“今天就到这里吧！”

范蠡愣了一下，这个小插曲是他始料未及的，做戏的成分太大了，夫差不会高兴这种表演的。

在拐进后宫那一瞬间，西施看见高高的宫墙上，伸出了一枝红杏，灿烂地红在墙头。“从今后劳燕双分，寂寞红杏出墙头”，她在心里默默念叨着，向大殿中的范蠡飞去最后一眼。

一点绛唇在范蠡眼中如红杏闹春。

二 茜香荷影

范蠡的预感没有错，夫差最先驾幸的是郑旦，他在郑旦宫中盘桓终日，不理朝政。西施被冷落一旁，倒也落得清闲。

土城三年，西施一天也没见到过郑旦，直至入吴前夕，姐妹俩才重聚一起。西施久久地打量着郑旦，她更成熟，也更漂亮了，是秋天果园中那种沉甸甸、熟透了的美。

“郑姐姐，你比以前更漂亮了。”就是当了老太婆，西施在郑旦面前还是发嗲撒娇不误。

“你也没有变丑啊！”郑旦轻轻地拍着西施因重逢而兴奋得红透了的脸蛋，满是怜爱和关切。

“可我总觉得你和以前相比有些变了。”

“但我爱你的心没有变哦！要不要我把心掏出来给你看一看。”郑旦嘻嘻哈哈，“咱们那位‘范郎’是这样对你说的吗？”

“从没有对我说过，他一般情况下讲不出这样有水平的話。大概是以前对你说过的，至今还念念不忘。”西施一本正经，竭力装出成熟妇人的模样。

“那真是一段美丽得腾云驾雾的误会，我一生的情感在那几天挥发掉了。”郑旦在遐想中甜甜蜜蜜。

西施沉默不语，摆弄着手里的头发，系上又松开，松开又系上。

“哎哟！我的小乖乖，我可没有怪你的意思，一点儿都没有。

恋过，爱过，已经够了，还要怎么着？”

“郑姐姐，我总觉得你的笑很神秘，很特别，你就像……”

“像什么？”

“像初冬肃杀的气流，冷冰冰的。”

“没那么惨，我觉得自己更像秋天；但对你我永远春天，最多也就是夏天。”

当天晚上，西施要和郑旦同床睡，郑旦一开始坚决拒绝，后来还是耐不住西施的软磨硬泡，“春天姐姐，你就春天一次吧！咱们姐妹该好好聚一聚，是不是嘛！”

睡在一起，西施发现郑旦的身体有了很大的变化，自从和范蠡好过以后，她对这些事也较在行了。她想问一问那个男的是谁，但不好意思出口，终于没有问成。她想以后再找个机会好好谈一下，郑旦是不会有事瞒着她的。

旋波蹑手蹑脚地走到西施床前，一把掀开被子，“吴王驾幸西施。”

“你个死丫头，你就等着驾幸好了，驾幸你个……”西施本来是想说“死去活来”，但终于忍住了，她发现自己有时候很腼腆，在苎萝村，那帮胆大的姑娘什么话都敢说，可她总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到现在，仍然如此。

“我可没那个福气，每天就侍候你个大小姐都忙不过来。”旋波把头诡秘地凑近西施，“听说郑姑娘每天都要‘死去活来’好几次，吴宫里的人都说从未见过这样厉害的主儿。”

“旋波，我警告你，你要敢再嚼郑姐姐的闲话，我要给你好看。”西施毫不客气地打断了旋波的闲言碎语。自己拉过被子盖上，继续占有着春晓拥被而眠的那份情趣和难得的悠闲。

“好久没有这样舒舒服服地睡过了。没有丹邱子、易青生这帮人的虐待，生活真是太可爱，可爱得我都想活他一辈子了。”

“你会活一辈子的，自在逍遥，无忧无虑一辈子。”旋波从来不记西施的仇，替西施掖好被角，坐在床沿陪她闲聊。

夫差原本是一个不拘礼节的人，后宫中除了王后许姒居所称为“乾宁”宫外，其余的后妃大抵没有名份，随随便便散居于后宫各院。西施现在所居“茜香院”，是一座独门小院，房屋不大，显得十分精致。院中遍植翠竹，回廊曲折，幽静雅致。院外有一大池，池中荷叶飘香，游鱼历历。池边泊有几只小船，供官人们游玩嬉闹。

“茜香院”里有四个老妈子，十个小丫环侍候，负责每日的洒扫、庭除。要吃什么，派丫环告诉御膳房，自会有人送来，丫环们也自制一些糕点、糖果，闲时嘴里也不缺嚼的。

“你说这日子就一天天这样过去好不好？真清静。不出门，一天也见不着一个生人。”西施把旋波的手拉到被子里，“你摸，这儿都长肉了，我看这样下去，非胖死不可。”话虽这样说，她还是赖在床上不动。

“这样不行，非出事不可，这样可不行。”旋波的手证实了那些脂肪确实存在时，顿时如临大敌，满脸严肃。“起来，起来，马上起来，活动活动！我可不忍心看你因为长得太胖被休回越国。”

“真笨！国王不会休妻，最多打入冷宫，我倒想尝一尝冷宫的滋味。”西施满不在乎地撇了撇嘴，很不满意旋波的大惊小怪，“不就是长了点肉嘛！”

“今天的活动项目是划船，划到精疲力竭才准吃饭，饭量只准吃平时的一半儿。”旋波成了总揽一切的总管。

“谁给你这样的权力？你是不是想学那两个老怪物。”提到“老怪物”，西施有一种亲切感。没有学生教，他们也失业了，在干些什么呢？

“这问题问得好怪，谁给我的权力。”旋波慢慢向门边走去，随着距离的改变调整着声音的大小，好像她仍呆在原地未动。

“你玩什么把戏哪？”

西施话音未落，旋波猛地把门打开，一个丫环撞进屋来，踉踉跄跄地来到床前才止住步。

“噢！怎么回事，进屋也不小心点，以后留意一点门槛。”西施假装糊涂。

“刚才御膳房来问，娘娘午饭吃什么？”小丫环语无伦次。吴宫的规矩，除称许姒为王妃外，其余的一概称作娘娘。

“早饭还没有吃，午饭吃什么？”

“午饭吃竹笋莲米，香菇煨鱼，还要一个清蒸鲈鱼，其余的按照常例办。”西施把小丫环打发走了。

“哼！没有老怪物，但这儿小怪物也不少，小心下次别再让我撞上。”旋波愤愤不平。“你吃饭干嘛这样省？为什么不来几道大菜，吃他个天昏地暗。”

“刚才还要我节食，现在又鼓励我猛吃，你是不是有‘食言’之癖啊？”

“‘食盐’？我最烦菜做得太咸，你又不是不知道。”

西施、旋波走出“茜香院”，信步徜徉。

“走，咱们上郑姐姐那儿去。”西施提议。郑旦住在离“茜香院”不远的“绛云馆”中。

“去不得，去不得，吴王已经以‘绛云馆’为家了，咱们去不是

自投罗网吗？”

“什么自投罗网，我到这儿来不就是嫁给他吗？”

“你怎么就听不明白？”旋波又气又急，“我是担心你去撞了吴王的好事。”

“这大白天的……吓，旋波嘴里吐不出象牙！”西施捶了旋波一拳，旋波嘻嘻地躲开了。

西施和旋波各划一只小船荡舟于莲池之中，追逐戏水。西施用船桨小心翼翼地拨开挡道的层层莲叶，生怕碰折了它们。一朵荷花病兮兮地倒在荷叶上，粉红中透出惨白。西施轻轻扶起它，把被风吹皱的花瓣细细抚平，纤纤玉手在薄如紫绢的花心流连。

旋波驾船赶至，两叶蚱蜢小舟撞在一起，西施手一抖，荷花被拽了下来。一朵残花在水中无限哀怨地旋转，绿水中西施的倒影与荷花相互映照，花影交织，分不清是人还是花。

“你看，花都被你搞折了。”

“在你面前，它自惭形秽，羞沉水中，与我何干？你才是真正的罪魁。”旋波振振有词。

“我叫你嘴硬！”西施以桨击水，乱琼碎玉，四溅而起，点点滴滴，溅湿了旋波，也溅湿了自己。旋波不甘示弱，也搅起一团碧水，两人的衣服都湿透了。

好像又回到了苕萝村，和小姐妹们在香溪浣纱打闹。同样是一方蓝天，一水碧波，一片荷香。

荷叶飘香
霞映澄塘
月射寒江

第四章 月波呢喃响暝廊

照我情郎

西施情意绵绵的歌声随着无穷的涟漪向四周散去，从荷叶枝头拂过，满池的鸭绿堆翠，楚楚点头。

“好一个‘月射寒江，照我情郎’！这种艳词俚曲也能随便在宫中演唱吗？”一名男子昂然立于岸上，双手倒背身后，英气逼人。

“臣妾拜见大王。”旋波见是吴王，急忙弃桨施礼。

西施执桨在手，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但像旋波一样急忙施礼，未免太……

“西施，还不快快拜见大王，千载难逢的机会呀！”旋波急得向西施又是使眼色，又是摇头。

西施从未想到在这里与夫差狭路撞见，索性放胆再唱一曲。

羨美人之良质兮
冰清玉润
慕美人之华服兮
灿烂文章
爱美人之容貌兮
香培玉篆

歌声婉转含香，如凤翥龙翔，风回雪舞。夫差听得痴痴迷迷。

“和‘照我情郎’相比，何其大雅！何其大雅！”夫差语无伦次地赞美着。

西施听不懂夫差在岸上叽哩咕噜什么，对旋波说：“咱们走，

吴王有毛病了。”小桨一摇，斜斜切入水中，小舟随之前行。

“你才有毛病，见到自己的郎君，反而要躲。”旋波一把拉住西施的船舷。“咱们得想法过去。”

“西施，快把船划过来，寡人要见你。”夫差见西施要走，有点着急。

“还什么寡人，我看你是寡妇。”西施心中暗道。“范郎”也从不敢用这种语气对我讲话。

“叫咱们过去，还呆在这儿干什么。”旋波真有点着急了。“他说的话就是圣旨，咱们得照办哪！”

“听我的，还是听你的。这人吃硬不吃软，一开始得把他治住，不然什么都谈不上。”西施挣脱了旋波的拉扯，把船划向荷叶深处，一群白鹭从水中惊起，扑棱棱直上蓝天，在空中排成漂亮的弧形，煞是好看。

旋波目瞪口呆地看着西施指挥若定的大将之风，简直不敢相信这就是早晨还赖在床上的娇女子。她一咬牙，豁出去了，紧随西施荡起一圈水波。

吴王一见二人还真敢走，顾不得多想，跳上一只小船，划动船桨，直追过来。

“你是追不上的。”西施的声音清清楚楚地传进吴王耳中。吴王划桨的速度更快了，小舟快离开水面了。

“西施，你这一着可真够高的，还真牵住了这头犟牛的鼻子。”旋波一边飞快地挥动船桨，一边回头瞟着越追越近的吴王。“他追上来了！”

“就怕他不来。”西施理了一下有些蓬乱的头发，顺势又抹了一把汗。“好久没划过船了，还真有点儿吃不消。”

几个宫女看见吴王亲自划船追在西施后面，深感惊诧，不一会儿就招来一大帮宫娥彩女，在那里指指戳戳，大发议论。

“这越国小妞也太刁钻古怪了！”

“这小姑娘可真会来事！”

“还姑娘哪！也不怕让人笑话。”

荷叶越来越密，荷杆越来越多，小船终于没法动了。西施回头一看，旋波也不知丢在什么地方了。她气喘吁吁，香汗津津，用桨支住身子直喘粗气。密密的荷叶在她身边织起一道天然的屏障，盖得严严实实地捍卫着她。

“且让吴王找会儿吧！”西施自言自语。

“不用再找了！”一双男人粗壮的手臂搂住了西施，吴王的手从荷杆中伸了过来，像从林中的猛虎扑住了一头小鹿。

吴王的手伸过来了，但他的头和身子却被厚厚的“荷墙”给卡住了，过不来。劈劈啪啪一阵乱响，夫差抽出匕首一阵乱砍乱劈，“墙破”而入，跳到西施船上，一鼓作气搂住了西施。“看你还跑不跑？看你还敢跑？”夫差气势汹汹地把温情脉脉的吻印上西施的额头，眼睛。小船荡荡悠悠、一起一伏；荷叶也响应着他们的节奏，东倒西歪，左右摇晃。

荷花坠入水中，荷杆折断，荷叶哗哗乱响……

夫差的动作渐渐慢了下来，西施睁开眼睛，夫差正虎视眈眈于她的身上。她低头一看。全身的曲线在打湿的绸衣包裹中肆无忌惮地暴露出来。

“闭上眼睛！”她用不容置疑的语气对夫差说。

“反了你不成？”夫差一把撕开了她的胸衣，劈头盖脸地向西

施压了过去。

“如果你当我是越国进献的女奴，你就可以为所欲为；如果你当我是你的嫔妃，你要我尊重你，就请马上送我回去。”西施对夫差的狂暴没有任何反应，声音蛇蝎一样干涩。

夫差犹豫了，动作明显地慢了下来，有点拿不定主意。在他以往的经历中没有任何可资借鉴的经验，找不到一个例子参考。他有点进退维谷了。

“嘿！原来你躲在这里。”旋波冒冒失失地闯了进来，传出一声惊呼，扭头划船落荒而逃。

“大王，我想他不是故意的，真的不是故意的。”她的声音远远地传来，像惊弓之鸟鸣叫不已。

夫差苦笑一声：“不是故意，那就是有意的了。”随手替西施掩上胸衣，又忍不住俯下身去……

入夜，一对宫灯引导夫差来到了“茜香院”，夫差轻轻地叩响门环，声音在空寂的夜里清脆。门“吱扭”一声打开了，开门的老妈子目瞪口呆地看着夫差向上房走去，那是西施的卧室。

“谁？”旋波一声轻斥，伸手就要点蜡。她住在西施的外间，守住必经的咽喉之路。

“你这次是故意的了！”夫差的声音在黑暗中响起。

“大王请进！”旋波急忙让进夫差。“我上午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想我比你更清楚。”夫差拍了拍旋波的脸颊。香腻、红艳的感觉残存在手心，他径直走进了里屋。

夫差忐忑着脚步，狂跳着踉跄的心，站到西施床前。荷香清

幽的氤氲无边无际地在房间里起伏，银灰色的月光从窗棂直泻进屋，莹莹地在房间里汹涌，一股致命的窒息紧紧地附在喉节上，他费力地咽了一口口水，想清清嗓子，但喉头的紧张和干涸依然穷追不舍。

西施的睡床在起伏的月波中静谧着，像一叶香舟漂渺于无垠的水波。极富诱惑的曲线在胯部夸张成古希腊雕塑的瓶颈，凸现出一个精致玲珑的轮廓，凝聚成不可抗拒的魅力和挑逗。

夫差深深地吸了口气，又缓慢地吐出，平抑住太阳穴上奔涌的血管。

西施甜蜜舒心地翻了个身，惬意的感觉挂在美丽的唇角，扩展成醉人的笑意。一绺月光轻轻地梳理着她额上的几缕细丝，细致而柔情。

夫差的柔吻僵在离西施额头不到一寸的距离。他下伏的身影挡住了月光，变幻了的光线在黯淡中现出玉石铸成的红颜，罩上一层神秘的晕光，似乎是若有若无的光环，更显诡异和神秘。这样的额头是不容轻易亵渎和触摸的。

夫差把吻落在轻拂额头的秀发之上，一根一根地细细温存，品尝着发梢上滴出的春意和温婉，完完全全地在自己沉迷的激情中颠簸。

“十八、十九、二十……”他自言自语地数着每一根，被吻过的头发，像收藏家吻着自己的珍藏。

“不是二十五，是二十四。”西施小声地纠正了夫差的错误，突兀得像刚收割完的庄稼地一夜之间长成了可人的庄稼。

温软的吴语带着馥郁，柔柔地把夫差吓了一大跳，手忙脚乱

地重重吻在西施的鼻头上。

“我知道你一定会来占我便宜的，你就知道占我的便宜。”两节粉藕般的胳膊从被子中伸出来，紧紧箍住了夫差的脖子。

“你前世一定是一位狐仙，不然怎么会这样让人眼馋心馋，想把你一口囫囵吞枣全咽下。”

“那大王一定是一位吃人族中的兽王，要不怎么会对人肉感兴趣呢？”

“你不是人，你是嫦娥在人间的亲妹子，是女娲补天时的五彩石。”

“鞋！脱鞋！”西施调皮地揪了一下夫差的耳朵，软软的耳垂捏在手，有一种小里小气的舒服感。

夫差的手在曲线毕露的锦绸薄被上探索。

“你在寻找什么？我的猎人。”

我在找一只丢失的花色狐狸。”

西施对夫差的大动干戈置之不理，把他的手从胸前挪开，放到他的身后，又捏了捏他的大鼻子；想了一想，又松开两个手指，让他只能用一个鼻子出气。

夫差三十年来头一次遇到这样的女子和这样的柔情，吴宫中也没有任何一个女性敢这样在太岁鼻子上动土。

“它是世上顶顶可爱的狐狸，长了一身白毛，就像下雪。它的耳朵和一般狐狸相比，显得稍小一点。”夫差的嘴在西施的耳朵上蹭来顶去。

西施全身的血液都冲刷在耳垂上，敏感的耳垂曾是范蠡在两情缱绻前最爱光顾的所在。

空气中浮动着范蠡的影子和气息，弥漫得西施昏昏欲睡。

“你把我的头发全搞乱了，你可真够讨厌的！”西施索性解开束发用的绸带，披散开黑色的波浪。

“那只狐狸会使妖术，能从嘴里吐出浓浓的黑烟。”夫差的头在黑色的波浪中起伏，夹着几根头发，他紧紧地咬住了西施的双唇。

“那只狐狸就是狐假虎威的那只狐狸，一只贪婪的大老虎正趴在她的身上，不仅吓跑了其它动物，也吓着她。”西施把散开的头发中的几缕扎成一根小辫紧紧地拴在夫差的脖子上。

夫差低低地咆哮了一声，两只手伸向被子里面，徒劳地在铜墙铁壁上抓挠，被子好像和西施焊在一起，浇铸了铜汁一般严密，没有一丝缝隙。

夫差像是一个看见了河岸却濒临淹没的不幸旅人，又像是一个在炎炎烈日炙烤下的沙漠中行走的长途跋涉者不慎打翻了仅有的一壶水。

西施笑嘻嘻地又在夫差脖子上拴了一根发辫，正兴致盎然地欣赏着自己的杰作。她感觉到夫差全身劈头盖脸的重压，灵巧地侧了侧身子，“大老虎”落在了她的卧榻之侧。

君王神圣的权威受到了挑战，他与生俱来、天地授予的权力受到了轻慢。虎落平阳，虎抖虎威，夫差挣脱了发辫的羁绊，手、齿并用，在铜墙铁壁上撕开了一道裂口，左手顽强而坚定地伸进了西施的被子。

太阳和月亮在空中同时出现，和谐地对视着，金木水火土五颗星辰在太阳和月亮中间的空白各自划出熠熠生辉的轨道，轨道相交、相撞之处迸射出漫天迷漫的火花，化成一道绮丽的霓

虹，悬在空中，变幻着神妙莫测的色彩和花纹。

她停止了挣扎。

她伸开了双臂。

“你还是一个处女！”夫差的声音有些发颤，快乐的兴奋激荡着他的节奏。

“啾啾”一声响动，如山崩地裂炸响在夫差头中。

“是谁？”雄狮震怒了。

“老鼠撞翻了烛台。”屋外传来旋波怯生生的声音。“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你又不是老鼠，关你什么事？”西施如槁木般干涩的声音把夫差吓了一跳。

三 馆娃屎廊

入吴前夜，在一个神魂俱迷的消魂时分，西施用手指在范蠡隆起的胸膛上漫无目的地画着圈，留下一道道浅白的印痕在指甲过后不久变成淡淡的红色，随即又消失得无影无踪，纤细指甲上的红丹蔻映红了范蠡光洁的下颌。

“吴王会发现的！”西施没头没脑地冒了一句，头紧紧搁在范蠡的肩头，像弯曲的常春藤在参天大树上攀援而上。

“发现什么？”

“发现我们的秘密。”

“我们有什么秘密。”

“你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吴王会感激你对他未来王妃无微不至、体贴入微的照顾吗？”

“哦？”聪明的范蠡重新变得聪明了。“我倒没有想到！”

“难道男人都这样胆小吗？我真怀疑世界上有没有‘男人’这种动物。既像见了鱼的馋猫，又像见了猫的老鼠。”西施爬起身，把又红又深的吻香在范蠡嘴唇上的细髭，痒痒地感觉到很舒服。

“你还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有多严重，它会毁了我们的灭吴大计的！”

“我就是告诉吴王，我和你好过、亲热过，闻名诸侯的‘范郎’是我的情郎，比他夫差强十倍、百倍。”

“西施，你为越国、为我付出的牺牲太大了！”范蠡动情地环

住西施，暴风骤雨地爱抚着她。

“不是为了越国，是为了我的‘范郎’。”西施想了一下，摇了摇头，“也不全是为了你，我自己也不明白，这就是命吧！变幻难测，吉凶未卜的命啊！”西施从床头的花瓶中折下一枝带花的桃枝，轻轻地在范蠡脸上磨蹭。

“桃花很漂亮，你可曾见过冬天盛开的桃花？”

“你是一朵四季常开的桃花。”范蠡把那张比桃花还要艳丽的容颜吻得红艳如火，满世界都找不出一朵更艳的桃花。

如今月色依旧，仍然是那般深蓝、莹洁；疏密有致的竹影错落在窗棂上。床边的花瓶里斜插着一支荷花，粉中透出惨白，忧郁地垂着头。只是枕边人是不可一世的一代霸王，不再是让她梦牵魂绕的“范郎”。

西施支起身子，从床头拾起胸衣穿上，纽扣已被夫差扯断，西施叹了一口气，把它轻轻掩上。她把鼻子凑近荷花，吻着它忧郁的颜色。夫差被惊动了，搂着西施的手更紧了，在梦中他依然不可一世，主宰一切，双手紧紧围在西施的腰上。西施拍了拍夫差的脸，这张脸上有胡子，硬扎扎的，不比范蠡的光滑、圆润；一撮髻曲的胸毛在他的胸脯上密密麻麻，蓬蓬勃勃，刚才就是它们像刷子一样蹭着她的乳房，很不舒服。

西施恨恨地扯了一把夫差的头发，害怕而好奇地等待他的反应。夫差的眉头皱了皱，嘴唇不满意地撇了一下，一双手却丝毫不肯放过，死死搂定温香酥玉。西施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顺手把荷花从花瓶中抽出来，轻轻地用它拂着被夫差咬伤的地方，清凉的水珠滴在胸脯上，凉爽的感觉渗入心头，惬意着全身的肌

肤。

“西施，我要为你修一幢世上最美、最大的王宫，让周朝的王后羡慕而死。只有你才配，只有你才配……”

怎么男人都喜欢心血来潮，任意承诺，男人的话是最善变的云，不可轻信。西施端详着夫差喋喋不休的脸盘，这位称雄一时的君主也是一个平凡的男人哪！在心爱的女人面前照样举手投降，不堪一击。西施骄傲地焕发出容光，我已经闯过第一关了。从各方面看，他都是一个不错的男人，更为可贵的是，他肯真心痛爱自己。遗憾的是他不是范郎。西施驰骋着心绪胡思乱想。

这第一关的顺利通过，应该归功于丹邱子。他敏锐如鹰的眼光注视着土城的一切。

“真是一对金童玉女！只可惜……”他有一次忽然出现在范蠡和西施面前，两个人闹了个满脸红云。

“别胡说，老丹邱！”范蠡强作镇静。

“瞧！瞧！”丹邱子指了指两人紧握在一起的双手，满脸都印着笑意和戏谑，这在他是绝无仅有的，他可以十天一句话不说，至于笑容，更像昙花一现，不可多得。

西施红着脸跑开了，身后传来丹邱子苍老的感叹：

“把这样天造地设的一对分开，真是作孽呀！作孽。”

西施离开土城前的一天夜里，丹邱子来到她精致的小屋，递给她一个芭蕉叶扎成的小包，上面还系着一根红绸子。

“闺女儿，别看我老了，可这眼睛跟明镜似的。年轻时我也爱过，也是爱到骨头缝儿里，不比你们差一丝一毫。”雪白的胡须抖动着回忆甜美的愉悦。

“丹邱老师，这是什么东西？”

“到了吴国，和吴王……以前，先吞服此药，它会使你变成天底下最清纯的女孩。”

这话太明白了，西施就是一个傻瓜也不会再问下去了。她感激地说些什么，丹邱子已扭头走开了。

“你是世界上最善良的老爷子！”西施在他背后大声喊。

和郑旦同睡一床后，西施把这包药分给了她一半，又把丹邱子的话给她讲了一遍。郑旦面无表情地接受了，淡淡地说了一句。

“没有也罢！”

看着熟睡的夫差，西施的心里多了一份自信和安定；第一关闯过了，以后的日子就听天由命了！”

“最大的宫殿，我要给你最大的宫殿！”熟睡中的夫差像一个饶舌的村妇。

“呸！真是痴人说梦。”西施又好气又好笑，把夫差缠在自己身上的手掰开，拿着荷花重新躺下。

柔柔的月波浇在荷花上，妖艳妩媚和多愁善感。

夏日明丽的朝阳照在夫差的脸上，他睡眼惺忪地向身边伸手一摸，“西施！”摸到手里的是—朵荷花，而不是西施。

“这个精灵刁怪的女人！”夫差的睡意全无，马上见到西施的渴盼在他心头跳跃。

“西施！”夫差大叫了一声，整个“茜香院”的人都听见了。

子惠思我
襄赏涉溱
子不我思

岂无他人
狂童之狂也且
子惠思我
褰裳涉沂
子不我思
岂无他士
狂童之狂也且

回答夫差的是西施清越的读书声，从窗外的竹林中传来，融在朝阳的霞晖中，耀眼地传入夫差耳中。

夫差几步走到床前，西施穿着一件大绿缕金百蝶穿花裙坐在一把小竹椅上，头上梳了个金丝八宝攒珠髻，一枝朝阳五凤挂珠钗斜插云鬓，俏皮地坠下金丝银线。旋波手执一把香扇侍立一旁，她也穿着一条翡翠撒花皱绸裙。主仆两人都融进翠绿的竹林，染绿了夫差的眼珠。

夫差也顾不得多想，腾身跃出窗外，把支着竹帘的棍子撞倒，竹帘子砸在他的头上，他也浑然不觉，抬腿向西施走来。

“小心……”西施从竹椅上站起来，立即又坐了下去，大声地念着“狂童之狂也且”，一连念了几遍。

“狂童就狂童！”夫差满不在乎地走到西施面前。

“奴婢叩见大王！”旋波急忙施礼。西施犹然端坐不动，念叨着她的“狂童之狂也且”。

“见了本王跪拜可免，但如果连座儿都不让，未免太过分了吧！”夫差心旷神怡地把手搭上西施的嫩肩，捎带着轻捏一把。

“旋波，给大王看座。”西施笑容可掬地把夫差的手甩掉。“请

大王珍重，旁边还有奴婢。”她压低了声音。

“你这又不是故意的吗？”夫差几乎是咆哮着对着旋波喊，吓得旋波忙不迭地逃掉，心里暗骂西施缺德，凭白无故地把矛头引向自己。

西施摇摇头，耸耸肩膀。“大王，我的脖子都酸了，替我揉揉！”她边说边把手中的竹筒递给夫差。

“我拿着竹筒，怎么好给你揉脖子呢？”夫差接过竹筒，有点不知所措。一眼瞥见旋波在不远处逡巡，又冲她大叫一声，“走那么远干嘛？还不过来帮忙。”

旋波差点儿背过气去，尤其是看见西施脸上幸灾乐祸的神色。

夫差在西施肩头又捏又掐，西施闭着眼睛享受着，按摩到点上，身子忍不住如梨花乱颤，娇喘吁吁，竹椅子在身下呻吟不已。

“寡人中午在茜香院用膳，你用什么款待寡人哪？”

“看在你替我揉脖子的辛苦上，中午用烧鲈鱼款待大王如何？”

“原来爱妃爱吃鲈鱼，那么寡人也爱吃鲈鱼了！”夫差振振有词，好像随着西施的爱好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

旋波远远地听见烧鲈鱼，急忙向御厨走去，想将功折罪，其实这活儿是小丫环干的，根本不用她操心。

不一会儿，热情洋溢的旋波垂头丧气地回来了，满脸的委屈和晦气。

“御膳房仅有的几条鲈鱼被王后的人要走了，其实我比她们到得早。”鱼确实是许媼的下人要走了，但她们确实实比旋波要得早。旋波不肯轻易放过这样一个生事的机会，她倒要看一看

西施在吴王心目中的地位有多高。

“你爱吃也没有了！”西施晒然一笑，朝夫差挤了挤眼睛。

夫差按在西施肩上的手忍不住使上了劲儿，疼得西施大叫一声“哎哟！”差点儿从竹椅上摔下来。

“许媿无礼！”夫差说完这一句，马上意识到不妥，又和颜悦色地问旋波，“你告诉过她们这鱼是我要的吗？”

旋波不敢再把事情闹大了，低眉顺眼地答道：“奴婢忘记了！”

“这也怪不得王后，她根本就不知道这种小事。”夫差自言自语。

旋波见好就收，能掏出“许媿无礼”这句话已足以证明西施在夫差心中的分量了，旋波踏踏实实地放了心。

“马上传王孙雄来见我。”夫差对自己的小厮大声吩咐，两名小宦官如飞地去了。

“王孙雄！”夫差在自己宫廷总管的面前威风凛凛地摆谱。

“下官在！”方头方脸的宫廷大总管俯首帖耳，他的优点和特点就是不折不扣地执行夫差的任何一道命令。

“马上在御膳房边上凿两个大池，养吴国、越国上好的鲈鱼各一千条。”

“遵命！”王孙雄欠身低首。

“大王，鲈鱼必须在流水中才能养活，池子里是养不出来的。”西施很理解夫差的不识养殖，只是提醒，没有一点儿嘲讽的意思。

“这有何难？凿通太湖，以太湖水养之，我就不信几百里太湖水养不活几条鲈鱼。”夫差轻描淡写地说，像把果皮扔在马路边

上一样随便。

“遵命！”王孙雄顿了一下才说。他很清楚夫差所说的“这有何难”有多难。大王被这名女子迷住了，已经不可救药了，以后不知道还要闹出什么新鲜花样。

“记住，池子里的鱼是供‘茜妃’专用的。”夫差随口诌了个“茜妃”，想不到竟然说得很亲切、很顺口。

“遵命！大王、茜妃。”王孙雄以他特有的方式回答，中气充沛。他很乐意叫“茜妃”，名字和人一样美，他都快美不胜收了。

“第二件事，马上给茜妃搬家，搬到姑苏台最好的宫殿里。第三件事，晚上带最好的工匠和设计家到姑苏台上，我有事要问他们。”

王孙雄退了出去，临走前还向西施扬了扬手。夫差很奇怪，平日里老实巴交的王孙雄怎么会对西施上心呢？他不满地哼了一声，不得不承认面前这位玲珑剔透的越女身上蕴含着一股神奇的魅力。

西施搬到姑苏台上已经快半年了，吴国娇艳的夏日已化成冬季的彤云飘雪，纷纷扬扬地把一座高台裹在其中，漫天洒着乱绵碎絮。一条小溪弯过姑苏台，曲曲折折地抖缩着，雪花飘落水面，一时融化不了，就像流水落后一样缠绵在水面上。一座竹桥静卧溪上，一任流水幽咽低鸣在它身下。

西施站在姑苏台顶，悠悠地凝望着南方。苎萝村的雪没有这样大，没有这样狂，总是酥酥润润、不蔓不枝的，就像范蠡柔情的拥吻。而吴国的雪扯天扯地垂落，和夫差的雄健、孔武异曲同工。

西施的眼神有些发滞，披着的大红羽绸面白狐裘氅上围着

大貂鼠风领，一身都毛茸茸的。她刚把夫差赶去上朝。夫差已经把姑苏台变成了吴国的朝廷，他可以十天不下台一步。他在台上签署了与齐国、晋国的弭兵协议，接见各国的使臣，也接见自己亲信喜爱的臣下，伍子胥是不在其列的，这个老爷子的嘴太碎了，姑苏台对他来说是太高了，他已经老得爬不上来了。

一大早，夫差就醒了，搂着温热的西施，他的感觉又上来了，不老实的双手在酣然熟睡的西施身上瞎折腾，逼得西施不得不在龙凤呈祥的大绸被中筑起一道防线。

“大王，今天是朔日，你要再不上朝，又有人说我妖媚惑主了。”西施竭力用指甲轻轻地抚摸夫差的后背平息他心中的邪火和越来越奔放的节奏。

“难道不是吗？我和我的吴国不都是被你迷倒了吗？”夫差毫不通融地在西施脸上盖了几记深吻，就像在签发的诏书上加盖玉玺一样痛快淋漓。

“你不像不可一世的君王，倒像不谙世事的顽童。”西施被夫差的激情感染了。

“我不就是一个‘狂童’吗？我的吴国就是飞速旋转的陀螺，你借我手里的鞭子让它旋转，让它舞蹈。吴国的生命太猥琐了，它应该为你释放出更大的能量和荣光。”夫差把手插过了西施的防线。

“不行！你今天必须上朝。你有比我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夫差眨巴着眼睛，想找到新的突破口，西施已经披上睡衣，叫旋波进屋收拾了。夫差无可奈何地支起身子，恶狠狠地朝西施挥动了几下拳头。西施款款地走到他跟前，替他系上王冠，又在他的短髭上蹭了蹭脸。

“早点回来，我等你。”

“经常鼓励我们去干一番大事业的女人却又是多么妨碍我们去完成它哟！”夫差吁出长长一个感叹。

西施痴痴伫立在雪花织成的天网中，身上积了一层雪霜，绽放着她迷人的红艳。最近几天，总有一双恶狠狠的眼睛刺在她的后背上，压抑着她的心情，以至于几次和夫差亲热得如火如荼时，她都忽然回顾身后，但身后空无一人。现在她又感觉到这双眼睛的存在，她学乖了，偷偷从怀里掏出一面小铜镜，梳理着云鬓上的雪粒，铜镜上闪出了一双喷红的眼睛，瞳孔中闪着惨人的光。西施镇静自若地调整了一下铜镜的位置，一束冰寒的雪光陡然刺中了那双眼睛，眼睛被一只手捂住了。

“旋波，去把身后揉眼睛的那个女孩给我带来。”西施头也不回地对旋波说。

“请你不要用恶毒的眼光看着我，眼光比诅咒更可怕。”

“你害怕了哪？你要知道每天都有成百上千双这样的眼睛在为你祝福，为你祈祷好运。”

“为什么？”

“为吴王为你想出的一个个花花点子，为你的每一次异想天开。”被带上的女孩白白净净，有一张伤感的瓜子脸。

“可姑苏台在我入吴前就建好了！”西施不能不为自己分辩。

“那馆娃宫呢？”姑娘脸上显出愤慨的神情。

“馆娃宫？”西施觉得这个名字挺别致、很新鲜，但从未听说过，它又怎么和自己拉上了关系。

“对！馆娃宫。吴王的宫廷总管王孙雄征集十万民夫不分昼夜建造了馆娃宫，也许你马上就有乔迁之喜了。”姑娘对西施的

迷惑报以鄙夷的讪笑。

“是啊！你是吴王千娇百媚的美娃仙女，他当然要为你建造天下最美的宫殿，让你像一个乖娃娃一样住在里面。多惬意、多浪漫的情调啊！”

“可是我的确不知道！”西施有点明白了，王孙雄老实巴交的面孔出现在她眼前，夫差当时的表情和他对王孙雄的吩咐都苏在她的记忆里。

“你当然不知道。你醉在鲈鱼汤里不省人事。为了你吃上鲜活水灵的鲈鱼，我的父亲累死在开渠的工地上，他是参加过椒山之战的老兵，没有战死，却活活地累死了。为了你能生活在天下最大最美的宫殿里，为了你和吴王比翼双飞，我的妹夫又从横梁上掉下来，活活摔死，我妹妹还不到二十岁呀！不到二十岁的寡妇呀！”

“我很抱歉，我确实……”

“你对我家的两条人命说一声抱歉就完事了，可真轻松，轻松得像吹一口气。你这个不要脸的狐狸精！”

“收回你刚才说的话。”西施的话中渗出阴森森的肃杀。

“你这个狐狸精！”

一记火辣辣地耳光炸响在瓜子脸上，闪出火星点点。西施的手上麻辣辣的酸痛。

“我十二岁时就死了爹，他战死在椒山，吴国人在他胸前捅了七刀。是我和我妈把尸体从椒山抬回了苕萝村，一步一步地拖回去的。走一步，地上就渗一个血印。当时我才十二岁，只有十二岁。”

“咦？这是怎么回事？谁吃辣椒了？空气这样火爆？”夫差散

朝回来了，大雪使他年轻而兴奋。

“没什么，我和她们几个聊天，聊到了小时候的伤心事。”西施拍了拍那张瓜子脸，“去吧！以后我们没事可以多聊聊。”

夫差一把握住了西施的手，使劲地搓揉着，往上面哈气，“怎么冻成这样，快回屋去、快回屋去。旋波！你敢说你这不是故意的吗？小心你吃饭的家伙，没准儿明天起床后，你就找不着它了，我不是和你开玩笑。”

夫差把西施拥到屋中的火盆旁坐下，把她的手暖在怀中。

“你不回来，我可真想你，真怕你被雪埋住了回不来。”

“就是把我冻僵了，只要一想你，也能把千年的坚冰化开。哦！全姑苏城的子民都在焚香为我们祈祷。瑞雪兆丰年，明年吴国又是一个好收成，上天对我真是太宠爱了。”

“是呀！宫中的宫女也在为我们鼓瑟合谐祈祷。”

“谁？”夫差很想知道哪一位宫女这样忠心耿耿，完全可以和尽心尽力伺候他的勾践媲美了。

“就是刚才那个瓜子脸。”

“好！难得她如此忠心，赐她黄金百镒，明日送她出宫，许配给姑苏城中的富户。”

夫差的命令马上被不折不扣地执行了，后宫里响起了一片谢恩的声浪。

“哦！对了，我有一件礼物送给你，你猜得出是什么吗？”夫差抱起西施在屋中旋转。

“猜猜看！你一定会大吃一惊的。”

“馆娃宫。”西施淡淡的语气浇灭了夫差的兴奋。

“你怎么知道的？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世界上最大最美的宫殿，专门为我建造的，谢谢你，我的大王。”西施软软地靠在了夫差胸前。

“真是佳木葱茏，奇花烂漫，铜钩玉栏，珠地金顶，不枉把它叫做‘馆娃’。”夫差带着西施在馆娃宫里游览，王孙雄远远地跟在后面，随时答疑应对。

西施来到一眼清泉边上，俯而视之，但见青溪泻玉，石蹬穿云，白玉栏杆，环抱瑶池，两边飞楼插空，雕金绣槛，皆隐于山坳树杪之间，只有一亭置于泉上的石桥之中。

“这是什么桥？”

“我就知道你喜欢水、喜欢泉和溪。这是请越国的工匠完全按越国的风格建造的。你尝尝这水。”夫差一脸神秘。

“这是苧萝村香溪的水。”西施把水掬到唇边，便觉香彻肺腑，全身滋润。

“这水是大王派水军从苧萝村运来的，每天更换一次。”王孙雄看见西施眉飞色舞，也忍不住上前凑趣。他最喜西施的一副笑模样，他愿意看见她笑，更愿意博她一笑。

“就叫它‘泻一亭’吧！水中蕴含着大王对臣妾的一片挚爱。”西施对夫差深施一礼。

夫差一行出亭过沼，一山一木、一草一石，莫不着意观赏。忽见前面一带红墙，数楹精舍，遮映在千百杆翠竹绿树中。

“前面就是茜妃的居所了。”王孙雄一旁指着。“因茜妃是天然生成的精灵，故不敢用金碧辉煌来亵渎。一切全都循乎自然，合于阴阳。房舍皆用千年檀木精雕而成。为此，小臣派出了三百多人去列国购买檀木。”



众人进得园中，但觉异香刺鼻，熏得人飘然欲仙。一条曲折游廊径直拐向院中，阶下石子漫成甬路。

西施踩在石路上，衣袂飘飘如有风来仪。忽然脚下一滑，一个趔趄，夫差急忙抱住，王孙雄面色煞白，双腿微微打颤。

“王孙雄！”夫差声色俱厉。

“不关王孙总管的事，是我游玩太累的缘故，我想进去歇歇！”

夫差抱起西施走进屋内，把她置于床上，急切地捧着她的脚踝。

“没事吧？爱妃。”

看见王孙雄还愣在一边，夫差对他大吼一声：“还不快去请御医。”王孙雄诺诺连声而退。

西施眉头微皱，卧于床上。夫差笑道：“今日我终知为何有东施效颦的典故了。”西施笑了，“大王不要以讹传讹，否则会折小女子的寿的。”

“我的天啊！你还是小女子，那我岂不是连虫豸都不如了。”夫差夸张地捶胸顿足。

“虫豸！把手给我。”西施抓过夫差的手把它搁入自己的怀中，无限娇羞地闭上了眼睛。

夫差快晕过去了，这样的主动在西施来说是第一次。

夫差慢慢地俯下了身子，激情地涌动着，西施迎合着他。

“脚还痛吗？”

“不痛了。”西施不好意思地笑了。

西施一觉醒来，夫差不在身边。她慵懒地转动眼睛，只见夫差在床头的案几上写写画画，一副认真的神情。

“我要为你建一道‘响屣廊’。”

“响屣廊？”西施有些费解。

“我要把刚才闯祸的那条石径连根刨掉，凿出二米深的大坑。”夫差的手在图上指指点点。

“那这次我扭的就不是脚脖子了，而是脖颈了。”

“大坑用大瓮填平，覆以整块玉石制成的大地板。你和旋波等宫女穿上金丝制成的屣鞋，行走其上，不是响屣又是什么？真可谓千古绝唱，此曲只应天上有。”

从那天起，铮铮的响屣声丝丝扣扣地绕在馆娃宫中，也传到了列国诸侯的朝堂，楚王的细腰宫黯然失色了。

四 莺语呢喃

郑旦死了！

西施眼睁睁地看着生命的余晖从她身上褪去，像钟漏里滴落的细沙缓慢悠长而宁静安谧。

“别了！我亲爱的姐姐。别了我儿时的伙伴。”西施在心里反复筛着这几句话。

一层淡淡的光晕罩上了曾经是勾魂慑魄的容颜，像抹了一层祭祀的圣油，郑旦如蒙难的圣女睡在百合花丛中，哀伤的花瓣点缀着死神吻过的花容月貌，衬出淡淡哀怨。

“爱妃，你要节哀！”夫差扳过西施的肩头，也是满脸的凝重。他居然没有眼泪，一滴装模作样的眼泪都没掉。难道这个世

界真的冷酷得只剩下贪婪和欲望了吗？西施觉得肩上的手长满了黑猩猩的长毛，扎得她心都发颤。她试图把那只手甩掉，但没有成功。

西施的手触到了怀中的宝剑，那是郑旦临死前从枕头下抽出来塞给她的。

“收好了，这是他的宝剑。多少次我都想用它结束了自己，想象他的宝剑划开我胸膛时的狰狞。他的宝剑干这事真是再合适不过了！其实他早就给了我一刀，在这儿！”郑旦用手指了指胸口，说这样多的话耗尽了她的生命灯盏中不多的几滴残油。

“请代我告诉他，我无怨、无恨、无悔，只有遗憾，比太湖还要宽的遗憾。我临死前还牵挂着他，你不会不高兴吧？我的妹妹。”郑旦用纤细的手摸索着西施的长发，她正在作飞蛾扑火的最后一击。

“你不会就这样走的，你还有很多的事要做，我们要一起去找那个人。”滔滔的眼泪打湿了西施的安慰，都快拧得出水了，她发现自己成了一个贮满泪水的瓷瓶。

“我已经嗅到了死神的气味，你瞧！大司命、少司命已经在云中向我微笑颌首了。”郑旦唇角绽出了一朵小花，像枯黄的老藤上一片常青的叶子。

“不管怎么说，那是他交给我们的事，把它干好吧！你一个女人还能干什么？”郑旦闭上了眼睛，她说得太多了，就像一个长途跋涉的行人。

“她已经死了！”夫差附在西施身边耳语。

“是的，她已经死了！”西施机械地重复着。

“我们走吧！”夫差挽住了西施的腰。

“好的，我们走吧！”西施梦游似的随着夫差走开。

一朵美丽的花自己折断了花茎，掉在地上，想去亲吻大地。西施想起了郑旦从前给她讲过的故事。

郑旦死后那几天里，吴宫中沸沸扬扬着她的传闻，流言在春雨杏花中飞短流长。

“听说她练过一种吸阳补阴的绝术，是越国人专门派来害大王的。”

“可不是嘛！没见大王和她在一起那几天瘦得眼睛都快凸出来了。这事儿啊！不可全信，又不可不信。”

两个侍候西施的小丫头在馆娃宫后花园里的秋千架上闲聊。秋千一荡一扬地在空中荡荡悠悠，发出吱吱扭扭的响声。太阳还没有升起来，东方的那片天红得比其它地方更可爱些，好像孕育着什么东西。一层密不透风的常春藤在她们身后搭成了一个天然的屏风。

“还有更玄的哪！听说天底下还有这种绝活的女人，她一天也离不开男人。离开了男人，她就会像花一样枯萎。”一个小丫头掖了掖自己飞起的裙角，但一个飞荡之后，裙角再次扬起，露出里面的春光，小丫头气冲冲地把那个不听话的裙角逮住，塞到了身下。

“怪不得她莫名其妙地就凋谢了，原来是我们那位独占专宠，害得她得不到皇恩雨露的滋润，她是干涸而死的。”另外一个小丫头很为自己的善于推理而洋洋得意，她高兴地揪着自己的头发。

“可你看我们那位在她身边哭得多伤心，一生一世的眼泪都快淌完了，流尽了！”

“嘻！还不是假装慈悲，听说越国的猫在吃老鼠前会掉下伤心的眼泪。”

两个小丫头越说越高兴，秋千越荡越高，秋千高高地飞过了身后常春藤搭成的屏风。一个小丫头得意地往后扬起头，任长发飘然如孔雀开屏，就在荡到最高点的秋千向下甩的时候，她一眼睇见了一个全身素白的身影，那是一个她再熟悉不过的身影了。

“茜妃！”

另一个小丫头被这声喊吓瘫在了秋千上。西施脸上的白霜比她身上的缟素还要惨白。

两个小丫头瞠目结舌在秋千上呆住了。没有动力的秋千像瘪了气的皮球慢慢地停了下来。一个小丫头跑到西施面前，叩头如捣蒜。额头上沾满了晶莹的露水。

西施一言不发地站起身，缓缓走开。不久，在她身后传来了两声闷响，像是两块大石头扔进了古井之中。

夫差把郑旦葬在太湖南面的黄茅山上，立了一个爱姬祠。这一切都是为了讨西施的欢喜，她已经在床上不吃不喝躺了两天了。

“滚开！你们全是一帮无用的废物，治不好茜妃的病，我要你们全家灭绝！”夫差咆哮着侍立床前的一帮御医。

“你怎么像一个粗鲁的屠夫，这和大夫们没有任何关系。”西施躺在床上有气无力地从嘴唇里往外嘟字儿。

夫差挥了挥手，斥退了呆若木鸡的一帮白胡子先生。

“爱妃，你快点好吧！你要什么我都给你，我的江山和我自己。”夫差束手无策地坐在西施床头，神经质地搓着手。

“我要见一个人，只有他来了，我的病才会好。”西施脑中闪过一线灵光，接着是天崩地坼的大陷塌，她觉得自己连同身下的一张床都陷入到地层最深处滚烫、涌动的岩浆之中。

“谁？就是周天子，我也要上洛邑去把他给你抓回来。”夫差高兴得全身紧张，只要有办法就好办，全吴的甲士和子民财帛都是他的掌中之物，他不惜用他们来博西施灿烂的一笑。

“越国大夫范蠡！”西施费劲地吐出“范蠡”两个字，全身都虚脱得散了架，脸上泛起滚涌的红潮。

“范蠡？”夫差狐疑的眼中闪过猜忌，像一个土财主怀疑小偷要对他藏在地窖中的金银财宝下手。

“要他来参加郑旦的葬礼，不然郑姐姐闭不上眼睛的。”

“她的眼睛不是你亲手给抹上的吗？”夫差假装糊涂。西施提到范蠡的神态让他觉得这是一个充满危险的意见，他已经闻到胸中翻涌的醋味了。

“范蠡是郑姐姐的第一个情人。”西施大胆地看着夫差，她很清楚夫差此时在转什么念头，她豁出去了。

“这是怎么回事？”夫差觉得紧紧栓在心上那根丝线没有了，一阵轻松，醋海风波变成了清清溪流。

“郑姐姐以前和范蠡好过，越王强迫范蠡把郑姐姐送到你的宫中。”西施云山雾海地对夫差解释。

“挺好的一对，干嘛要拆散人家？勾践也太糊涂了，真是不可救药。”夫差愤愤不平。

“你倒挺有同情心的。”西施高兴了。

“我又不缺女人，为什么要拆散一对好鸳鸯？”

“既然你不缺女人，那我明天就回越国，回我的兰萝村。”西

施作欲起之状。

“你又来了！我不缺女人，但你是女仙，我只有一个独一无二的女仙啊！”

两个人都沉默了。

“范蠡可真有意思！”夫差沉思中笑出声来。

“有什么意思？”听见“范蠡”二字，西施有点草木皆兵了。

“不知不觉中就给寡人戴了一顶绿帽。”夫差越想越觉得好笑。

“你不是‘寡人’吗？你就只配永远一个人孤孤单单地过日子。”西施恶狠狠地对着夫差的笑容。

“你可不要开玩笑，千万别乱来哟！”夫差有点儿害怕。眼前不禁闪出范蠡风流飘逸的形象。

“你到底让不让他来？”

“既然你这么想让他来，让他来不就得了。”一代雄王委屈求全了。

“对了，我就是要他来，我就是想他来。”西施一赌气，索性转过头去，不理夫差了，床头巨大的梳妆镜把夫差阴云密布的脸展示在她面前，一览无遗。西施眼看着乌云越聚越沉，快撞击炸出响雷了，心中有些发虚。转过身子，笑咪咪地看着夫差。

“还真生气了，你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呀？”西施把夫差拉到自己身边坐下，把他的手贴在自己脸上。

夫差有些尴尬，挤出一个虚弱不堪的笑容。“我生什么气？我才没生气呢！”

“没生气就好。”西施把嘴凑到夫差耳边。“大王，你不想饿死我吧！我都快饿晕了。”

“你想吃饭了，这太好了，传御厨赶紧上饭。”夫差高兴得站了起来。西施一把将他拉住，在他脸上响亮地亲了一下，“那范蠡——”“马上传越国范蠡火速到姑苏朝见。”夫差对王孙雄大声命令。

夫差十万火急的诏命传来了范蠡，他是坐着快船从会稽赶来的。

“罪臣范蠡叩见大王，不知大王有何吩咐。”范蠡跪在夫差丹墀之下，按部就班地叩了三个头。

他也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同样地跪拜在世俗的君权面前，平时挺拔的腰弯得那样深，明净的额头不是照样停留在被众宦官踩过地毯之上。

而他所叩拜的这个男人哪，在西施面前同样是百依百顺、服服帖帖；有时候为博得西施一笑还不惜装猫学狗、自轻自贱，丑态百出。

但她偏偏就迷上了范蠡，郑旦还为他而死，临死前还惦记着他。可怜的女人，你们究竟还要干多少傻事，干嘛非要把自己的命运送到永远不值得相信的男人手中。

“范大夫和郑旦生前一定很熟吧！”

“生前？”范蠡怔住了。

“对，她已经死了。”西施掀开帘子，走了出来，在夫差旁边坐下。在姑苏台了，她是为所欲为的。夫差朝旁边挪了挪，让她坐得更舒服。

范蠡注视着面前这位风情万千，仪态雍容的少妇，一时无语对答。放在腿上的手掌从掌心渗出汗来，紧紧和衣袖贴在一起。

但郑旦死了的消息却惊愕、悲伤了他的心。“你要承认我是你的情人，而且是在西施之前。”郑旦的话从遥远的记忆中传来。

“我的情人死了，一个爱我的女子。”范蠡心中发出哀鸣，苦涩的泪水从眼中涨溢出来，咸咸的湿润了他的脸颊。

他哭了，是真心的悲哀。这是从痛彻肺腑的阵痛中流出的清泉，他毕竟是有良心的。今日他为郑旦而哭，明日他可为我掉泪哀泣？西施悲从心来。

“范蠡！见了茜妃为何不施礼？”夫差有些不悦，从鼻孔中哼出话来。

范、西两人四目相对，后者的眼波中浮着迷惘和感伤，还有一种范蠡从未读过的表情。对了，是报复，一种充满快意的报复。

她受了多大的痛苦和哀愁，这些负担对她一个弱女子来说真是太过份了。她本来应该过一种健康、自然的生活。是我坏了这位绝色丽人的一生。我最亲密的情人坐在别的男人身边，而且是我逼她这样做的。我真的喜欢她吗？我还配对她说这种话吗？

“大王在偏殿接见使臣，已是非礼；和内宠坐于一席，更是儿戏。请大王恕臣抗命之罪。”范蠡的腰挺直了，脖子梗得像是用钢架支撑起来的。

他毕竟是一个男人，在坏男人的人群中，他还是一个不错的标本。应该承认，他有时候是相当可爱的。

“范蠡，你也太狂了，越国已经不存在了，你还算什么使臣，难道你想……”

“大王，别难为范大夫了。”西施急忙化解。

“是大王发慈悲，替越国宗庙留下残祚，只要越国宗庙尚存，我就是越国的使臣。”范蠡被心内的火烧炙得不顾一切了，冷静

太久的岁月之后，他已经不愿再冷静了。有时候冷静会成为懦弱的借口。

“你还记得是我大发慈悲，我能发慈悲，我也能发雷霆。你知道君王的愤怒吗？”

“我知道，伏尸百万，流血千里，漂橹成河。可大王知道小臣的愤怒吗？”

“哼，不过是呼天唤地，以头撞墙罢了。”夫差不屑一顾。

“小臣之怒，伏尸两人，流血五步，范蠡颈血可以在五尺内溅上大王的衣袍。”范蠡不卑不亢。

“难道你想造反不成？”夫差拔剑怒目而起。

“罪臣不敢！”范蠡叩头到地，彬彬有礼地谢罪，火候已经到了，再过头就不合适了，如果连这点分寸都掌握不好，他还算范蠡吗？

“大王，范大夫也是因为郑姐姐之死乱了方寸如此冲动的。”西施好言抚慰，心中还在为范蠡的壮举击节赞叹。

“范大夫很为郑旦的事伤心，对吗？”夫差见范蠡谢罪，也就消了气。

“她是我从苧萝村求聘而来，中途不能侍候大王，是她没有福份啊！”

“仅仅就是这样简单吗？郑旦临死前可是很牵挂大夫你哟！”

“区区在下，无德无才，徒有虚名而已！倒是郑姑娘深明大义，一片冰心，她才真正叫人不胜景仰！”

“真的是一片冰心吗？”夫差皮笑肉不笑地问。

“昭昭日月，神人共鉴，又岂是流言蜚语所能诋毁的。”

“诚愿如范大夫所言，明日为郑旦的祠庙奠基，请范大夫参

加。”夫差有些累了，想结束这场马拉松似的谈话。

别了，我心爱的姑娘，此地一别，孤篷万里，不知何时才能相见，不知今生还能否再见。别了，我心爱的西施。范蠡虔诚地向西施叩了三个响头。我的姑娘，你受委屈了！如我俩缘分未尽的话，我将用一世的柔情待你；如今生无缘，来世当用一生的眼泪还你。范蠡义无反顾地走出了朝见的偏殿。

这个人，又不是生离死别，干嘛搞得这样惨烈悲壮，凄凄惨惨。看着范蠡的背影，西施暗暗好笑。

范蠡回到候见厅里，接过侍卫递过的宝剑，佩于腰上，又在一大铜镜前正了正衣冠。一只纤弱的小手从铜镜后的布幔中伸出来，冲他招了招，是他再熟悉不过的手势。他有点迷惑地转入布幔之后。

一个温热的身体贴上了范蠡后背，一双小手紧紧环在他的腰上。

“远道而来，有没有什么礼物给我？”西施梦幻般的声音。

范蠡闭上了眼睛，轻轻地用后颈蹭着西施粉嫩的脸蛋。他从怀中掏出一个东西，用一只手掰开西施的一只手掌，把它摊平，将手中的东西放了上去。

玉石叮当的声音在布幔包围的阴影中清脆、悦耳，西施的手上有一种圆润、光滑的清凉。胭脂石，这是他们定情的芒萝山上的胭脂石，西施的胭脂血泪染红了这些可爱的小石子。

范蠡转过身来，把西施揽定在怀中，在黑暗中注视着她。

“你受苦了！”

“你知道就好！”西施的手指插在范蠡的发缝中，喃喃低语。

“你连和我在一起都讲吴语了，进步真不小。”

“都是你这个坏人给害的，从没见过你这样的情人，生生地逼自己的情人去和别人好。”西施在范蠡的千般温情下呢喃呻吟。

“越王会感谢你的，越国会感谢你的。”范蠡的舌头在作更深的探索；他有点把握不住了。

西施的身体僵住了。她慢慢地推开范蠡，整整蓬乱的发髻，一字一顿地说：

“让你的越王和你的越国见鬼去吧！”

范蠡不知所措地戳在地上。

“给你，这是你给郑姐姐的信物，她在临死前还在念叨你这个没良心的。”

范蠡木然地接过宝剑。

“滚吧！滚得远远的，别再让我看见你，连同你的越王和越国。”

两行清泪从西施眼中滚出。

范蠡也是泪眼迷离。

“你还哭？别伪装了，范大夫！你这个刽子手，你这个不折不扣的伪君子！”

西施哭着转身跑开了。

月华如水，响梁廊上一片银白的迷离。千奇百怪的树影参差不齐地斑驳陆离。

夫差和西施在廊中赏月。面前的石案上堆满了各种美味佳肴，旋波还在指挥其他婢女大盘小盘地往上端。

“你还有完没完哪！怎么像个土财主一样，什么东西都要摆

出来，向我抖富呀！”西施不满地对正在指手划脚的旋波发话。

“这是大王的旨意！”旋波仗着手里的尚方宝剑，有恃无恐地继续发号施令。

“旋波，停一下，看茜妃有什么吩咐。”夫差看见西施兴师问罪的目光投向他，急忙让旋波罢手。

“把其它的菜全撤下去，只剩下生拌香菜和清炒莴笋，还有大王最爱吃的油炸蟹钳。”西施懒懒地用手抓起一只蟹钳放进夫差口中。

“全部撤下，就照茜妃的话办。”夫差不假思索地随着西施，又不甘心指着侍女撤下的菜对西施解释。

“这是齐国进贡的烧鸭，这是晋国贡献的山鸡。还有这是……你猜猜看？”夫差指着一大盘炸得乌黑的肉脯。

“我不猜，看见都让人恶心。”

“这是麒麟肉，是鲁国国君献上的。这可是旷世难逢的瑞兽！”

“什么瑞兽？死生由命！谁又敢说他一定得到天道的保护，天道无常，世事无定。”

夫差吃惊地看着西施，“想不到爱妃竟是一位智者。我夫差真是祖上积德。”夫差高兴地用手拍着额头。

旋波带着一帮婢女在周围尽心尽力地侍候着，铮铮琮琮的响屐之声如丝如缕，不绝于耳，声音在宁谧的深宫中悠长绵延。

“唉！寡人一生征伐，也没过上几天舒心的日子，今后还要多陪陪爱妃享受一下人间烟火，良辰美景。”夫差慨然长叹。

“你还嫌不够哇！我都被你陪得发腻了，算一算，你这月又有几天没上朝了？我都快被你的那帮大臣骂死了。”

“这月我已经上了三天朝了，吴国天下太平，太宰伯嚭和相国伍子胥又都忠心耿耿，我还发什么愁。只是伍相国人老嘴碎，我越来越烦他了。”

西施抿了一口酒，叹道：“每天都这样醉生梦死，又有什么意思呢？天天喝酒游玩，我觉得自己都快成一具行尸走肉了。”

话音刚落，一位婢女脚下一滑，手中的金杯玉盘掉在廊中，怪异的声音回旋在空气里，震荡不止。两只野鹤从林中惊起，巨大的羽翼扇过长廊，清瘦的身形在月色下盘旋。

“讨厌，我讨厌你这个带响的屎廊，搞得人心烦意乱。”西施在夫差怀中捂上了耳朵。

“把高屐全部脱掉。”夫差不客气地对众婢女发话，众婢女脱下高跟的响屐，裸露出的脚踝在绿衣粉袍的裙边下时隐时现，在光滑的廊上飘动着。

夫差见旋波还在犹豫，毫不留情地指了指她，“还有你。”

西施扯了扯夫差的髭须，“她就免了吧！”旋波看不惯西施发嗔的神情，把高屐脱下扔掉，站在一边生闷气。

“奴婢给大王跳一段醉舞好吗？”西施的酒劲上来了。

“那太好了！”夫差拊掌大笑。

西施脱去外裙，肩披薄纱，身影在月色中窃窃流荡，翩跹的衣裙飞出漫天的莲花。西施越舞越快、越舞越急，点点足尖已离开地面，在空中随意飘逸。如润如玉的香溪在她足下流淌，点点殷红的胭脂石在她足下生辉，她似乎又回到了苕萝山让人心醉神迷的月夜，回到了土城那个酒香四溢的消魂之夜……

西施终于用一只足尖站定，一只玉腿高高举起，窈窕的身形在月光下像一只高飞若举的大鸟。

众侍女早已散去。

夫差走上前，一把将她搂入怀中。

“爱妃，我要你。”

“我难道还不是你的吗？”西施迷离的手臂钳住了夫差的脖子。

“就是现在，说是此地。”

“主人有什么需要和奴婢商量的呢？”

“你是独一无二的美丽。”

“你是不可一世的君王。”

“你是我今生今世的唯一。”

“我被你征服了。”

响屧廊发出沉闷的钝响。

西施的指甲深深地抠进了夫差的后背。

“范郎！范郎！”

西施迷迷糊糊地觉到夫差的身体僵直在她身上，喉头像塞着一大团湿淋淋的乱麻，全身所有的感觉都凝固在一个冰点上。

“范郎”两个字又映上她的脑膜，但在喉头被那团棉花塞住了，没有出口。她清醒了，就像当头泼了一盆冰水。

“你刚才说什么？”

“我在叫你呀！”西施不满地噘起了樱唇，“你总是喜欢人家在关键时刻叫你嘛！”

“可我听见你叫‘范郎’了！”夫差有点吃不准，又补了一句，“好像是。”

“你总是想占我的便宜，你总是扫我的兴。”西施的拳头捶在夫差身上。

夫差仍然僵在那儿。

“我叫的是‘檀郎’，馆娃宫不是檀香木做的吗？你不是一段美丽多情的檀香吗？”

“可‘檀’和‘范’相差很大，我不会听错的。”夫差越来越肯定了。

“傻子！在越语里，‘檀’和‘范’是一个音。”

“你不是只讲吴语吗？从未听见你讲过越语。”夫差宛如一个悟性不高的小孩在孜孜不倦地向老师请教。

“都是你坏！都是你坏！坏人的兴致！”西施把红着的脸贴上了夫差的胸膛。

夫差心满意足地吁了一口气，赔罪地在西施唇边吻了一下。

“我今天喝得有点太多了！”

“不要你碰我！不要你碰嘛！”西施喃喃地抗议着……

响梁廊的月光更美了，美得让你的心四分五裂。

